

第九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闽粤·海洋”研习心得

王俊清 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起初看到“闽粤·海洋”第九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报名通知的时候，我第一感觉是跟我的研究方向“台湾文学”会很接近，我可以借此了解海洋文化和华人流动的历史，从而为我补上文学研究“历史感”不足的短板。所以，从报名，到有幸被录取，再到参加实地考察与研讨，我不算是带着知识和观念上路，而更多的是带着对未知领域的好奇，以及文学和历史之间是否能擦出火花的忐忑心情。

但也许“去经验”“求新知”的过程不总是那么有趣、愉快吧。事实证明当一个文学生面对芜杂的史料和生动却又千头万绪的历史现场时，缺少视角或方法大概率会让他抓狂。不过回头来看，这种尝试“去经验”的看，其实有利有弊。无法有效组织材料、短时间内形成自己的问题，是弊；由此而来对于历史学科处理材料和如何提问的观察，则是利。至少在短短十天的研习过程中，我尝试着克服阅读好恶，从最开始只喜欢读《蒲寿庚考》《金山埠记》《萍州可谈》等趣味性强的文本，到慢慢接受读碑铭、县志这些材料，就算得上是是一种改变。再者，在细读材料提出问题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有益的提醒，比如带队的老师一再强调，时间和空间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所以当我想抛开书写年代而讨论各地对联问题的时候，就被提醒注意比较的有效性；又如当我想从写作者的位置去讨论大传统和小传统的问题时，又被提醒要注意本质主义及二元对立；更重要的一点——这一点也许当下正在发生——尽管有意打破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但总不免落入历史与文学的区隔甚至对立，这一点也有幸得到提醒。

对于另一学科思维方式和方法的了解，要窥其门径十天远远不够，但这十天的接触，也足以使我认识到史学研究的严谨踏实，以及田野调查对于研究所能带来的动能。这十天略带“挫折感”的研习，收获正在于此。

这十天的讲座研讨中，有一些思维方式是我之前熟悉的，比如“边缘亦是中心”、“在地性”、“换一个角度看世界”等等，也有一些课题是我之前并且现在仍一直关注的，比如性别议题，这些思维方式与议题在“闽粤”这个全新的场域中激活，也将促使我做更多的探索与思考。

最后，我仍不能免俗，要真心感谢大会组织者中研院史语所、蒋经国基金会、香港城市大学历史学系，以及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更谢谢会务组的辛苦付出，我同

组的伙伴们。稳重的徐老师，博学的吴老师，颜值担当的松峻，活泼可人的工藤土豆，率直的志军，为我解惑“水闸”的碧玲姐，史学达人石鹏，以及睿智犀利的李老师，感激大家带给我十天的头脑风暴，期待再聚。当然，更希望的，是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会有第十届、第十一届，而不止步于“九”。

“閩粵·海洋”研習營個人總結

楊信良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

今年盛夏，我有幸參與中大與史語所合辦的兩岸營。我雖生長在漳州，卻常年在外唸書，不曾真正瞭解閩粵，此營隊從始至終對我都是一堂既熟悉又陌生的課程。下面記錄一些體悟，以為自我成長之紀念。

回歸歷史現場，充分發揮想像。

傅斯年在“史語所工作旨趣”中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胡適也曾說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歷史研究除了“實證”基本功外，還需要一定的“想像力”。重回歷史現場，是激發想像力的重要手段。這也是本次營隊給我最深刻的觸動之一。

劉志偉老師在黃埔古港生動地講述了晚清時周邊的概況，並說明今日的“黃埔古港”景點整修狀況已改變了當年之格局。老師指出，晚清時限於水深，外商大船只能停泊外圍無法進港，貨物的輸送只能靠小船接駁；粵海關及洋商商館實際是建立在沿岸的“吊腳樓”之上。這是一副晚清黃埔港貿易的圖景。有趣的是，這些在黃埔港只能依靠想像的歷史過程，在後來由粵入閩的行程中能找到蛛絲馬跡加以拼接。例如，黃埔岸邊深入水中的“吊腳樓”建築，後來路過漳州雲霄漳江入海口時就有見到，只可惜在疾馳的車輛上未能留下清晰的影像；16日青礁往白礁的途中，由於導遊和司機的失誤，車輛誤上廈漳跨海大橋，奔著古月港所在的龍海市石碼鎮方向就去了。雖說迫於無奈走了兩次跨海大橋，但這也使我們對九龍江入海口及古月港下游的水面有了一個直觀的體會。而在泉州“海灣交通史博物館”的展廳內，有一段動畫，生動呈現了貿易港大小船接駁貨物的情景。

歷史研究中，“實證”與“想像力”二者並不矛盾。經過此次營隊，終於體驗到如何從田野中的見聞提煉有效的歷史信息。

實際研究中，如何選定研究“區域”？

我們可以在閩地找到一些情境來想像廣州黃埔港的一些歷史細節並還原歷史過程，這正是從某種程度上說明了閩粵之間因海洋而建立的關聯。老師曾說，本次營隊的重要目的之一在於：提示大家，欲理解華南，需在傳統的中國史敘事模式之

外，思考“海洋”是什麼？如何影響中國歷史？海洋不僅只是所謂“海上絲綢之路”這般中華與外國溝通的渠道，也可以是海洋世界及其人群的重要活動空間。因此，在相關的區域開展研究時，不能僅以王朝國家的行政區劃作來劃定研究對象。

最後，感謝中大和史語所給我這樣的機會來重新認識自己生長的土地。感謝田野導師張侃教授的睿智與幽默。感謝第一組小夥伴們對我的包容與幫助。希望大家再次齊聚的一天早日到來，以便發揚我們餐餐“光盤”的優良傳統。

研习心得

張恒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

当得知入选第九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之时，我的内心非常兴奋。因为早在今年研习营活动招生公告出来之前，我就非常关注。此次研习营主题为“闽粤·海洋”，具体行程则涵盖珠海、广州、汕头、泉州和厦门等地，中间还穿插有十多位专家的授课，以及安排有学员小组讨论等丰富多样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因此我立即着手报名。最终能够如愿参加，必是喜不自胜。

随后一段时间中，我一直在畅想参加研习营的种种场景，等到八月四日真正到达珠海时，首先发给我的是重重的一大包资料读本及各种地图，这是最初的印象，这也让我预感参加这次研习营会收获很多。果不其然，当晚的迎新晚宴，诸多心之神往的学界大佬及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的介绍，都让我印象深刻，也对即将开始的学习之旅充满希望。

第二天正式开始的研习营先安排了开幕式，随后是多场讲座。滨下武志先生首先非常宏观总括的讲授了“海洋史的课题与方法”，这是滨下先生三十多年来潜心研究海洋史精华的最好展现，同时也为我们随后的研习之旅奠定了很好的基调；陈平原教授的“新文化运动的正面、侧面与背面”，王汎森教授讲解的“清代后期广东的学风”，及戴丽娟教授的“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十九世纪初澳门博物馆的历史意义”等精彩讲演，从各个角度为我们了解和思考各种闽粤滨海地区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学员的发散性提问也让我感受到，对于同一问题不同的切入角度，这些都是我着意留心之处。

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则主要是在珠海进行实地田野考察，其间穿插一些专家讲课，更为重要的是晚间的小组讨论和综合讨论，让人获益良多。这其中，阳江市海陵岛的南海一号沉船遗址的考察，可以现场近距离感受满载瓷器的宋代对外贸易的沉船，虽然有一些刺鼻味道，但是这种亲临历史现场的感觉确是在我内心深处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我想这种历史现场的感觉会一直影响我。此后，深入到田野参观鸡山、淇澳岛去调查和考察，则让我更深入感受到了历史人类学的魅力所在，这种实地在田野进行资料的获取，这种方式本身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历史的发生具体环境中，更好地去理解这段历史。晚上小组的综合讨论让人印象深刻，大家就白天的观察和收获畅所欲言，都带有自己对这段历史某个面向的深切感悟和总结。第六、第七和第八天主要在广州参观考察。其中包括参观孙中山等名人辈出的翠亨

村，还有幸在孙中山纪念馆听了咸水歌；研习过程中唯一一段坐船的也是在此期间，从中大天字码头沿河考察，我得以体会一下乘船的感觉。此后对广州城进行了田野考察，虽然有许多地方没有来得及参观，但结合刘志伟老师的“广州三重奏”讲演，使得我们对广州两千年来的历史有了一个鸟瞰式的掌握；最重要也是自己感触最深的就是参观陈寅恪故居及史语所 90 周年纪念活动，当踏入陈寅恪先生居所，看到他生前的一些照片和给学生上课的场景之时，作为一个中古史学习者，原来也经常听到老师辈叙述陈先生的过往和学问，心中那份尊敬之情油然而生，恰巧同时，硕导孙师打来电话，与之简单交谈在参观陈先生故居，此时心中更是多多感慨和哽咽。随后进行了简短的纪念史语所活动，黄进兴教授视频讲授“机构的宣言：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更是带我们回到了民国时期各位学者对历史的思考。

第九、第十和第十一天主要是简单地考察了汕头、泉州。其中，汕头老妈宫欣赏了当地的潮剧，让我们近距离体会了地方民俗；在泉州考察了开元寺、灵山圣墓、海交史博物馆，将我们从明清的海洋世界，拉回了宋元时期世界最繁荣和多民族交汇之地的泉州港。当天下午，则举行了结营仪式，学员和各位老师讲述心得感受，这些天的活动告一段落，每个人都有吐露心声，晚上的欢送晚会更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此外，在考察汕头中，我代表小组作了题为“明清澄海县里甲制度寻踪”的具体讲演。主要是结合自己的兴趣，就该地区明清时期，里甲制度的具体推行状况，“排户”的存在，及滨海地域，渔民、里甲和卫所制度如何在该地有机的融合和共生等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刘志伟老师对此提出了一些我下一步可以思考的方向，未来也会对此类问题更加关注。

总而言之，对我而言，此次两岸研习营活动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感受多多，不仅学习了新的知识，体验了实地田野考察的魅力，还聆听了许多心仪已久的专家现场授课，更重要的是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后，我也将会将继续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努力。最后希望两岸研习营活动继续办下去，给更多的有志学者提供更好的学习交流平台！

第九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心得报告

張洋洋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博士生

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的活动虽然开办已久，但我对它的真正了解与认识则始于2016年。2016年9月，我进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读博，在第一节课上导师就对当年8月在济南举办的第六届齐鲁文化研习营进行了着重介绍，并鼓励我们以后要积极参加这样高规格的研习营活动，这便使我对以后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研习营产生了向往之情。

今年2019年5月，当我看到第九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的主题为“闽粤·海洋”之时，更进一步坚定了我要报名的决心。其中，促使我想要报名参加的重要原因始于我对妈祖文化的了解与兴趣。说实话，对于一个从小生长在北方地区的我而言，对于闽粤地区的了解并不多，初步涉及海洋史方面的知识则是得益于写作本科毕业论文之际，当时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定为“试从烟台福建会馆看妈祖文化”，使我便对发端于莆田地区的妈祖文化产生了兴趣。然而，我对于海洋史及妈祖文化的了解仍然仅通过阅读文本史料得以获取，心中也时常会萌生想去闽粤地区参观考察的想法。所以，当我看到“闽粤·海洋”这一主题之时，心中十分欢喜，便毫不犹豫地填表报了名。到6月初，当收到中山大学张萍老师的录取邮件通知时，我更是深感荣幸与激动，心想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

通过参加这次研习营，确实使我收获颇多。首先，就聆听了十多场专家学者们的讲座而言，许多讲座的内容对于我来说都是全新的知识与全新的视角。学者们讲座的内容丰富多彩，使我不仅了解到海洋史、区域史、城市史等大视域下的诸多知识，而且还获知了沿海的港口、人物的变迁、祠庙的故事等细微方面的内容。同时，学者们讲座之中所传递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与研究方法，使我也深受启发。另外，有些学者们的讲座与我们所进行的田野考察是在同一天交叉进行，这样就更有利于我们将在讲座之中所获取的知识与田野调查之中的所搜集到的实际信息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不仅能加深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与把握，还能进一步帮助我们答疑解惑。

其次，就本次研习营的田野考察而言，我在其中所获取的信息与方法也都是新奇与独特的。在将近十二天的时间内，我们考察了闽粤地区的众多景点，包括阳江市“南海一号”博物馆，珠海市（鸡山村、淇澳岛、唐家湾），中山市（梅溪牌坊、苏曼殊故居、孙中山故居、听咸水歌、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广州市（活动较多，

乘船游览天字码头、北京路、南越王宫博物馆、陈寅恪故居、史语所旧址柏园、海幢寺、行商家族旧址)，汕头市（存心善堂、大峰庙、小公园华侨街区、樟林古港、夜听潮剧），泉州市（开元寺、灵山圣墓、海交馆）等等。通过近距离直观地考察，使我深刻感受到闽粤海洋地区所具有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等文化特质。同时，我也拍摄了许多自己感兴趣的有关天后宫及妈祖文化的照片。另外，在田野考察过程中老师们与学员们一起挥汗行走、研读碑刻的场景，也使我深受震撼。

再者，就此次研习营之中文献研读与分组讨论报告而言，我也是深受启发并获益良多。我很荣幸地被分在了第一组，我们组的指导老师是具有资深带队经验的张侃老师，他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在每次的讨论之中，他总是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断启发引导我们进行独立且深入的思考。我们组的成员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着不同的教育与学科背景，但我们在相处之中十分融洽、和谐、友好，在讨论与报告之中，每个人都集思广益、齐心协力，共同研读史料、解决分析问题。另外，我作为我们组之中唯一一个来自北方的学员，开始对于闽粤地区的了解并不熟知且有些懵懂。因而，不管是在平时的讨论还是在考察生活之中，都会时常受到我们组老师及组员的关照，这着实令我十分感动。

总之，通过参加这次研习营，使我深刻感受到自己的视野得以开阔、见识得以增长，不仅收获了丰富的知识、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而且还品尝到了许多独特的美食，这都令我十分难忘。因此，我要由衷地感谢主办方及会务组的各位师长，在你们辛苦且细心的操办与安排下，给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同道学友，提供了这次交流学习的机会。

第九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闽粤·海洋

張志軍 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从2019年8月4日（周日）到8月15日（周四），在这共12日11夜的研习营里，刘志伟、王鸿泰等老师带领我们走过了珠海、中山、广州、汕头、泉州和厦门，走进了海陵岛、鸡山村、淇澳岛、唐家湾、梅溪、翠亨村、天字码头、西汉水关遗址、南越王宫博物馆、陈寅恪故居、史语所旧址、海幢寺、十三行、荔枝湾、小公园、樟林古港、开元寺、海交馆等，为我们打开了认识闽粤和了解海洋的大门。研习营准备了许多讲座，诸位专家学者都是倾囊相授，陈平原老师关于五四的讲座发人深省，王汎森老师对广州学风的讲授让人耳目一新，陈美宝老师的演讲更是余音绕梁……在老师们的一点点教导下，我们终于慢慢地看到了新的闽粤和海洋。感谢研习营给了我们亲眼目睹大师光彩的机会。

这次研习营的学员们分别来自大陆、台湾、港澳及亚太，每一个人的家乡和籍贯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走进了闽粤的海洋世界，共同发现了闽粤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在小组讨论和综合讨论中，许多学员的报告都让我深受启发，感谢研习营给了我这次向他们学习的机会。

如果用更闽粤一点思考来总结的话，那么对我而言，这次的研习营更像是一场对“宗教”和“田野”祛魅的盛大法事。

在这次研习营之前，我对闽粤人的宗教生活几乎一无所知，或许曾经知道过此地民间信仰非常昌盛，但总的来说，我都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始终看不懂许多问题。但这次研习营给了我短暂融入当地人的机会，趁着这次机会，我逐渐开始理解宗教对于当地老百姓的意义，也开始思考民间信仰的真正内涵。尽管这种理解还是带着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判断，但对我来说，这是我看清闽粤宗教世界的第一步。要感谢研习营带来的这场法事，把蒙在我眼前的混沌给抹去。

“田野”这个词实在不陌生，但是真正走进田野，这还是我的头一遭。下田野对于学术界来说已经是非常成熟的研究方法了，但在各种文献的记录中，我开始不自觉地把田野高度神圣化——田野是一项非常有技术难度的工作，需要有足够的知识积淀，需要有耐心，还要有体力。在这之前我一直是把“田野考察”等同于“考古发掘”，都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才能做。但在刘老师等人的示范下，我们看到了不太一样的田野考察，即使是像我一样从来没有做过的人，也可以很快就能上

手；即使是像我这样对民间信仰没有任何知识积淀的人，也能在田野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学到新知识。这次的研习营打破了我以往对田野的“胡思乱想”，改变了自己一直以来的“畏难”心理。

研习心得报告

楊凡舒 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在接到研习营发到手上的厚厚几大本读本及讲座材料时，我依旧未有开始这场“闽粤·海洋”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的实感。然而，南国八月烈日下的连续行走、汗流浹背于各处祠庙屋檐下的阅读和听讲，以及舟车转场之间或隐或显的山海边角，才是这次研习旅程的深刻体验。

随着研习营密集的行程设计，我们从阳江海陵岛的“南海一号”开始，从一艘南宋沉船进入此一历史时段的海上贸易状况与人群生计，研习路线一路沿海岸线行进，由粤入闽，从珠海、中山、广州、汕头、泉州、厦门，从城市到乡村等各个面向，了解自汉唐到明清、直到 20 世纪的海洋人群的聚散和生计活动。不仅体力消耗巨大，配合读本阅读及随行导师的讲座，每日的信息量和讨论也同样激荡。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不论是面对沧海桑田的古港还是尚有庙宇、社坛的村落，老师们时时提醒：放下原有的设限，多多联系，多多想象。

由于自己的学习背景，首先吸引我的反而是相对晚近的历史信息，参与反帝制革命与现代中国图景创建的一批人（孙中山、唐绍仪、苏曼殊等）本在我相对熟悉的知识体系之中，人物与人物、空间与空间的联结在“闽粤海洋”这一层面逐渐建立：活跃在近代中国的这一批闽粤人，他们的父辈可能就是买办、行商，而再上一辈或者祖辈，也许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海上人群”，他们以渔民、商人、海盗、山寇等等身份与海洋发生联系。从海上人群的代际关系，沿海城乡之间的关联中，我重新考量对于古代的、近现代中国的理解，要看一个现代国家如何应运而生，就必须了解参与“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人们从何而来，要看“新”的思想与行动产生的土壤在何处培育，则要看到这群人接触到外来世界的契机在何处种下，其生长的水土、其祖辈与海洋打交道的世代经验之中恐怕早有伏笔。这一时间与空间的联结，交织成了一张不可轻易以常规概念进行切割和分段的历史网络，也迫使我在其中追溯原先所偏好关心的人事的内在渊源。在此之前，我并无意识这一动作对于一个历史专业研习者的重要性。

“联结”的历史感如此强烈地贯穿了整个行程，在读本中阅读到的信息和田野之中的所见所得相互融汇，真正触及了我对于闽粤与海洋文化的认识。我们观看博物馆、走访了城市或乡村之中的庙宇，拜访各类历史人物的故居及相关机构故址，这张面貌复杂、层级错综的历史网络展开之时，我看到的却是我自己的来处：

作为正是在闽地出生，在羊城生活求学刚满十个年头的普通一员，这种历史观带来的冲击尤其巨大。粤语和闽南话作为我相处最久、最为亲近的两种语言，在这熟悉又“陌生”的田野之中交叉遭遇，我得以了解这座生活长久的城市的前世今生；理解自身家族在几个地区人员构成的深层缘由；了解自孩童时期就耳濡目染的各种拜祭仪式的内在理路；同时，我对于在山海之间的故乡于整个海洋史的版图中的位置也才开始有了些许认知，如此种种，成为这一次田野尤为特别又格外撼动内心的特殊体验。因此，我在行走中不仅找到了自己关心的议题在“大历史”背景中的位置，更看到了“我”作为一个个体在此中的位置和关联之处。这也让我更加去思考个体生命经验的重要性和不可回避，并以此为出发点，去考量田野之中、乃至以往研究中所遇到的种种。诸如庙宇、坟墓、纪念碑，既是公共表达的空间，同时也是某一类人群远离故乡时安顿灵魂的处所。诸如艺术品、工艺品、图像与文字，由历史中的人创造，从专业的艺术史、建筑史、工艺脉络去看待“物”固然非常必要，但另一方面，如何从更加细致的层面，去关照“物”背后那个更为广大的有“人”的世界，或许也是功课之一。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碑刻馆中，众多泉州的伊斯兰教徒墓碑上都刻着出自《古兰经》的这句话，“死于异乡者，即为壮烈之死。”在整个研习营的最后一站看到它，让我非常感动，这或许可以概括我对于这一次研习营最重要的感受：在海洋人群的聚散与各种重要的历史节点中，“故乡”与“异乡”恐怕是更为重要的议题，因为它们涉及一个人最为迫切的需求。当一个人前往一段旅途，不论是出海捕鱼、经商还是传教、朝贡，他面临的挑战和未知都难以想象，于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生死须有安顿、技艺须被打磨、知识需有记录、娱乐和信仰须有处所，由此，理想和志业才有机遇，人群的联结、聚合才成为可能。不忽略个体的壮烈，壮烈的历史画面才成为可能。但事实上，作为历史学的研习者，恰恰更容易在自身的训练路径及思维惯性中疏忽了这一点。

一千多公里路途的辗转，建立起了关于“闽粤海洋”的历史想象，而一处处具体的田野点及探访，则给如我这样身处现场而不自知的学习者以切实的现场感和体验，尽管时间依旧仓促，关于这段浩大而庞杂的历史在这一程中远远不能窥其几分之一，但这次的收获，相信会一路伴随今后的学习及人生旅途，时时警醒。最后，感谢辛劳的老师们和一路全心投入、并肩学习的同伴们。

如何认识闽粤人的海洋世界：有关闽粤营的思考

洪钰琳 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闽粤，地处中原王朝的边陲之地，在唐宋以前是士人眼中的蛮荒之地、化外之地。然而，正是这片帝国东南的边缘地带，凭海而兴，在宋代以后成为沟通中外的活跃空间。在“南海一号”的古沉船中，我们震撼于南宋海外贸易的规模宏大，在泉州开元寺的古沉船中，我们难以想象当时商人交易的盛景。此外，泉州、广州，也是宋元时期的国际化大都市，泉州的清净寺、灵山圣墓，广州的怀圣寺、清真先贤古墓等都是闽粤多元文化的历史见证。

明清时期，官方将海洋与海洋势力视为边界隐患，于是一系列海防措施应运而生，沿海一带设置卫所、水寨、营汛，厉行迁界、禁海等。然而，海洋于民间而言，则是闽粤区域与海外世界联系的通道，是沿海人群向上、向外流动的空间。

如何认识闽粤人的海洋世界？刘志伟老师认为，应该走出海外交通史的视角，去看沿海人群如何利用海洋作为生存发展的空间。滨下武志老师指出，从海的观点来思考陆上新地域关系，以海洋为中心看历史。这些观点与杨国桢老师提出的“海洋本位”的研究思维相应，他强调“海洋史是以海洋为本位的整体史研究，以海洋活动群体为历史的主角，并从海洋看陆地，探讨人与海的互动关系。”

因此，如何站在海洋活动群体的角度认识闽粤的海洋世界，一直是我在闽粤营中思考的问题。以往，我们对于海洋活动的认知主要基于官方历史文献，而传世文献呈现的是主流社会精英文化接纳的海洋信息，基本上是官员和沿海士大夫的记录。如嘉靖本、光绪本《香山县志》对于海洋信息的描述零星分布于“潮汐”“山川”“食货”“海防”部分。以光绪《香山县志》卷八《海防》为例，其内容主要摘自《天下郡国志》《澳门记略》等文献，此外也附有张甄陶、林则徐等人关于澳门沿海形势的奏折。其中的“论海道深浅行船趋避”部分主要抄自江南制造总局编纂的《海道图说》，它是英国海军海道测量所形成的航海指南。可见，《海防》这一部分的描述是官方海防所需的记录。方志中对海洋的记录是基于官方立场的海洋信息，我们很难看到具体的航海活动。

然而，通过十来天的田野考察，我们看到了官方文献记录之外的生动的闽粤海洋世界，闽粤海上人群的信仰空间、生计模式以及聚落形态等。以香山县考察为例，在鸡山村，我们考察了武侯庙及天后宫、康帅府、玄坛庙，鸡山“三庙”是地方志

没有记载的，三庙的捐款碑呈现了鸡山与周围乡里的活动空间，以及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在淇澳村，我们考察了天后宫、古炮台遗址、白石街、祖庙、钟氏大祠堂以及苏兆征故居，体会地处边陲的淇澳村村民经历迁界、复界，设防筑墙，抗击海盗等历史，听闻村民抗击英军的传说。正是这批普通的海上人群耕海耘波，后来成为近代的海员，组织革命活动，推动中国国家近代化的历程。唐家三庙的《重修三庙碑》《重修唐家围城碑》《唐家团练公产红呈碑》等 7 块碑，从不同层面呈现了晚清唐家的社会面貌与组织地方团练的经过，以及唐家人的商业网络。同时在捐款者名单中，也记录了美国檀香山及金山华侨的名字，唐家人利用地理优势向外流动，或是伙随贩运，出洋谋生，成为华侨的先行者，早期在夏威夷王国的华工大多是唐家人。或是出洋留学，当时先后被招的唐家籍赴美留学的幼童便有 7 人。今天翠亨村的历史是革命话语主导下的历史，是有关孙中山、杨殷、陆皓东等人的历史。然而通过实地考察翠亨村以及解读祖庙的三块碑，我们重新接触翠亨村历史的另一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家族在成长，一些家族在消失，中间存在变动。也可以感受不同的家族通过海洋实现向上、向外流动，杨家通过充当买办经营猪仔贸易发家致富，孙家则是前往檀香山垦荒起家。

总之，通过实地考察，走访村落、参观祖庙、宗祠、寺庙，解读碑刻等等，我们实实在在地接触、感受到了一部香山人的海洋史，这是官方文献所看不到的海洋史。这也给予我一些启发，认识闽粤人的海洋世界，需要深入现场，需要深入去挖掘民间资料。诚如杨国桢老师所言，海洋史研究要充分发掘海洋历史资源，特别是海内外的沉船文物、海洋活动及海洋移民社会的聚落遗址遗物和民间文物，以提供海洋历史发展延续性的证据。

第九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研习心得

李真真 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2019年8月4日至8月15日，我有幸参加中山大学承办的“闽粤·海洋”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在报名环节曾有些波折，初次公布录取学员时并未看到自己的名字，当时有些心生失望。然6月19日下午突然收到会务组张萍老师的来信，告知可以小组长的身份参加本次研习营的活动，当时难掩心中激动，迅速回信答应参加。在博士三年级这个紧张的暑期，本应埋首图书馆，认真写论文，参加这12日11夜的研习活动，我想是一个相当奢侈的行为。不过，经过这短短的暑期研习，体会到了久违的充实和满足，收获颇丰。

本届研习营以“闽粤·海洋”为主轴，意在体会海洋世界中的闽粤社会。开营伊始，滨下武志老师对海洋史研究的相关课题和方法进行阐述，从理论和方法方面给了我们一个宏观的思考。在研习营的过程中，刘志伟老师不断强调，这是一个海洋的世界，即是闽粤海洋人群的生存空间。在此空间中，我们要忘掉所谓的“民族”、“国家”的界限，充满自己的想象，走入当时当地人的生活空间。

营队授课老师均为海峡两岸的知名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授课内容涵盖思想史、物质文化史、区域史、宗教史、海洋史等。课程之充实紧凑，内容之丰富多彩，令人难忘。研习营不仅招揽了一批名家讲师，还广招四方英才，跨越多种学科，上古至近代的历史学、文学、人类学、艺术史、考古学的学友，因缘际会，共同相聚于此，相互交流，彼此切磋。因学科研究方法的不同，互相启发，成为了每次讨论交流过程中的刺激。每次讨论，组员根据自己的学科专长，提出自己的学术敏感点，给出自己的见解，在不断的讨论过程中加深对史料的解读。在每人的汇报之前，组员之间集思广益，互帮互助，努力从史料出发，在田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讨论过程中，深感自己理论知识的缺乏。阅读史料的过程中，虽能发现问题，提出史料的有用之处，可难以把史料放入一个框架之中进一步升华，这也是此次活动刺痛内心的地方。

研习内容之二，为田野调查的进行。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沿着闽粤滨海一带，从珠海出发向西，到达海陵岛，观摩“南海一号”沉船遗迹，感受宋代闽粤的海洋世界及物质文化生活。之后，起自珠海，经中山、广州、汕头、樟林、泉州，终于厦门。一路走来，起伏的山脉，平整大块的“围海造田”，感受滨海人群的生活状态，“山海之间”的闽粤给了我这个平原长大的内陆人很大的感官刺

激。

冲击之大者，莫过于田野所呈现的地方社会。鸡山村民的讲述，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滨海村庄的生计模式。淇澳岛上祖庙内的两块碑，给我们完整生动地展示了滨海不同人群之间势力的博弈过程，国家与地方在地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孙中山纪念馆，翠亨村三种家庭的生计方式，杨氏家族、孙氏家族的成员，共产党、国民党等近代社会的交织，一一呈现。刘志伟老师站在黄埔港码头，让我们想象一百多年前黄埔港船只的繁忙，广州城海洋贸易的繁盛。香山县商业博物馆的上海四大企业，“香山买办”人群的聚集，以至于发出“上海近代看香山”的感慨。走进汕头，有老师感慨，我们开始走入“闽帝国”的地盘。汕头的城市规划，显示了不同人群势力的此消彼长。泉州作为一个曾经的国际贸易中心，多种文化的交融，呈现在城市的方方面面。曾经有个模糊的概念，闽粤地区是一个不同于所谓的“中原国家”的世界，而这次的行程对于此概念的阐述有了一个生动形象地诠释。

走进历史现场，走出学术圈子，我们收获了很多的良师益友。十几天的朝夕相处，让大家友谊增进。虽然酷暑难挡，樟林水布给了我们一道靓丽的风景。亦望未来，愿我们有继续求学问道的机遇。借用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的一句话，“求知去吧，哪怕远在中国”！

閩粵一體、整體史、文獻解讀——閩粵海洋研習營的研習心得

楊海源 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2018年8月4日至15日為期11天的研習營活動，經過地點涵蓋廣東珠海、陽江、中山、廣州、汕頭、樟林、泉州、廈門，不同地點的田野走訪、參觀與閱讀文獻、碑文，嘗試在田野中閱讀文獻，從古物感受當下，體驗古與今、古紙與生活之間的聯繫，是為不錯的田野調查與學術訓練，亦是該次研習營的志趣所在。

研習營的設計本有其志趣，參營的個人亦然。本次研習營，個人趁此機會走訪了珠三角地區具備深厚歷史的村落，得以嘗試理解珠三角地區的歷史脈絡。在研習營結束之際，方才明白珠三角地區的歷史，需要將其置於更為寬廣的區域視野下進行審視，即閩粵一體、全球史、海洋史的視野框架。因而，在閱讀該地區的文獻時，應該時刻聯想到珠三角地區與海洋、閩粵之間的聯繫，如此方才明白珠三角地區現今的狀態。如中山現今的方言區劃分、族群多樣性的存在、廣州地區閩商，都彰顯著珠三角地區原本就是海洋世界，完全不同於中原地區，由此可以明白方志等文獻內持有的內陸與海疆、中原與蠻夷、陸地與海洋的視角差異。

在明白官方文獻的視角缺陷，明白官方文獻是對他者的一種理解，引申的問題就是當地人又是如何理解他們自身的，即他者對自身的審視。此問題的回答，就需要田野調查與搜集地方文獻，同時理解地方如何講述的歷史，並憑此與官方文獻的記載進行對比，這會更好地理解官方文獻記載的材料的意思，此亦是整體史的追求。而要建立整體史觀，即閩粵海洋一體的觀念，這需要紮實的文獻解讀、田野調查與社會想像力相結合，才有可能窺見其中的歷史脈絡。田野調查中所看到的村落、廟宇、建築等物以及廟宇內的碑文，無不彰顯著某一時段該地方所發生的事件，這些事件與所處的社區、國家制度改革等都有密切的聯繫，我們的任務就是揭示其中的意義，憑藉此我們將會更好地理解官方文獻中所記載的意義究竟為何，此是田野調查與閱讀民間文獻的貢獻之一。

如何實現官方文獻與地方民間文獻的結合，這一問題的回答就是關注活生生的人群是如何生活。他們在應對各種事情所採取的行動與意圖，都會在不同歷史時期中的文獻中存留，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將這些不同時段的文獻之間的聯繫與意義彰顯出來。如在珠海唐家灣的村史館以及三聖廟裡面所看的介紹與碑文，都彰顯著村落之間、村落與海外的關係，經濟貿易與人群流動，外界與村落的聯繫都在他們對家鄉村落的建設中得到反映，他們能夠實現這些事情的緣由，皆與他們所處時代的

政治經濟環境密切相關，如三聖廟的團練一碑，與當時珠三角地區匪亂的盛行，各村辦團練自保，經費來源於村中在海外商業的收益，由此個人、村落社區與海外市場聯繫起來，這是研習營給予的學術訓練，亦是老師們一直強調的，應該關注的是在不同時空中具體的人與事，所謂的概念框架應該是有利於幫助思考的，而不是以虛代實，以概念取代事實，應是注重事實，亦是歷史學所追求的。

追求事實真相，理解事實原委，需要全面佔據歷史材料，可是這是永無止境。在重量的同時，亦要重質。重質即更好地理解材料。官方文獻的閱讀，配合民間文獻的閱讀，將更有可能得出比以往更有深度的理解。而難點亦在如何較好地解讀民間文獻。此行主要材料，除了讀本裡面的方志，就是廟宇裡面的碑文。碑文中撰寫所用的語言、土名、銀錢單位、經濟組織等等，都需要在瞭解該社區本身的人群生計、習俗與信仰、社會組織等歷史演變的情況下，方可更好地閱讀並理解，由此方可在此基礎上與官方文獻進行配合與解讀。這亦是此行研習營活動能夠給予的體驗，深感碑文閱讀之不易，但這是全面理解文獻中具體人事與時代政治經濟環境之間的聯繫所採取的方法。

第九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研習心得

錢隆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博士生

對我來說，十二天的研習營學習是一段無比難忘的經歷。跟隨劉志偉、鄭振滿、陳春聲諸位老師一起走在閩粵大地上，聽當地故事、歌謠，觀當地建築、風俗，吃當地小吃，讀當地碑文，確實學到了太多書本之外的東西。欲了解真正的社會史，了解真實的海洋與人群，除了勤奮地進行田野調查和深入的文獻研讀，恐怕沒有其他的方法了。這次研習營對我而言，同時在田野與文獻上都有很大的啟發。

如果僅僅關注現象表面，那麼田野調查就與普通的旅遊沒有什麼區別。顯然，本次研習營設計田野調查的路線乃是出於學術上的考慮。進村找廟，進廟找碑，固然是很多人關注的重點，但經過此次在珠海、廣州、汕頭、泉州、廈門五地的考察，我學到了我們不僅要關注碑刻，同時也要注意碑刻之外的種種歷史遺跡。正如我所在的第五小組，在一次意外的行程中，就找到了廣州北京路附近的一家金融博物館。這是一家由宗祠改造的建築，除了十幾塊很重要的碑，裡面收藏了很多文書。又如在陽江海陵島南海一號博物館，我們還看到了大量的沉船文物，直接近距離的接觸到最真實的歷史實物。

在研習營田野調查中，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在樟林埠的那一天。那天中午正值高溫，我們一行數十人，在陳春聲老師的帶領下，一步一步環繞了整個街道。在午飯時，我們每個人都獲贈一條水布。水布，是潮汕地區常用的一種多功能的生活用品，可以擦汗，可以做褲帶，還可以遮陽。我們人手一條水布，“浩浩蕩蕩”地走街串巷。那一天，我們考察過的廟包括：塘西國王廟、感天大帝廟、火帝廟、武當行宮、城內天后宮、山海雄鎮廟、新興街娘宮、新圍天后廟等。每一處廟都有說不完的故事，裡面承載了太多的歷史文化。停靠在村頭的那艘古船模型，似乎訴說著當地小村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聯繫，與世界歷史的聯繫。

文獻是本次研習營的另一個重點。文本的搜尋、整理與研讀往往集中於每天晚上的小組討論與綜合討論。小組討論以各小組為單位，成員們分享自己當日的收穫，互相交換意見。三本厚厚的、多達千頁的田野手冊是我們討論文獻的重要參考書。在去陽江觀看海陵島南海一號博物館的那天晚上，我就在小組討論中專門提出了諸史對宋末將領張世傑的記載不一與《太平寰宇記》對五月初五魚變鹿故事的記錄。不料，這也引起了大家的興趣，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我所在的第五小組，是一個充滿學習熱情的團體。田野指導胡簫白老師常以身作則，積極討論，啟發眾人。

一次次延至深夜的學術交流，換回的是綜合討論時的精彩表現。

回首研習營十二天，汗水與收穫同在，我們大家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留在頭腦中的關於海洋的新思考，將會成為一筆寶貴的財富。

研习营心得报告

何沛東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博士後

本次研习营的主题是“闽粤·海洋”，“闽粤”与“海洋”对于生长于内陆求学于江南的我来讲，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和遐想。研习营的活动范围南至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北至福建省泉州市，中间经停珠海、中山、广州、汕头、厦门等地，前后历时十余天，全程一千余公里，富有挑战且令人向往。擅长社会经济史和历史人类学的“华南研究”大家齐聚，作为研习营的主讲老师，更让我对研习营充满了期待。

因循着前辈的足迹，我们在淇澳岛、唐家、樟林、泉州等地的祠庙中，一睹前人留下的碑文，近距离触摸与感知历史，阅读和理解古代闽粤沿海地区基层社会的丰富多彩。船是闽粤海洋世界的重要交通工具，阳江海陵岛“南海一号”博物馆和泉州海交史博物馆中，我们近距离感受了 700 多年前宋代的福船，巧合的是“南海一号”上装载着出自泉州附近德化窑、磁窑及浙江龙泉窑、景德镇等地的瓷器往东南亚方向航行，而泉州古船则是载着东南亚的香料等物回航泉州港，一来一往的两只宋代古船让我们领略了中国古代先进的造船工艺和繁荣的中外贸易。

研习营对我最大的触动并非认识和学习了“华南研究”田野调查的方法或近距离感知了历史遗存的沧桑，而是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让我对海洋史研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知。研习营的第一场讲座中，滨下武志老师提出了“海域世界”的概念，包括“沿海地域”、“环海地区”和“连海都市”，我意识到自己对海洋的探索仅仅处于“沿海地域”而已；戴丽娟老师的讲座使我认识到，海洋的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人们通过海洋的交流是如此丰富多彩；刘志伟老师和陈春声老师的讲座让我理解了闽粤之滨港口城市的气韵不仅仅是帝国南疆的地位决定的，它们更是南海海域与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节点。在闽粤的海洋世界里，没有国家、民族和封建礼教的束缚，郑芝龙可以娶日本人为妻，陈芳可以娶夏威夷人为妻，沿海地区的社会伦理秩序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动荡；各种宗教信仰可以和谐共处，天后、土地、关公、三山国王等可以共生，甚至是连“亥爷”都能配祀于天后宫，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外来宗教亦可在立足；海洋并非“畏途”，也不仅仅是一个交往通道，更是一个沿海社会的互动平台，香山县淇澳岛九姓居民的沙田可以远在番禺县，陈芳、孙眉等香山县人可以于香山、香港、澳门、檀香山、旧金山等地之间奔走往来、安居乐业，樟林港的红头船可以北上江浙、辽东至朝鲜、日本，可以南下至越南、泰国；闽粤沿海地区的建筑式样兼容并蓄、中西合璧，罗马式拱门可以与

中式古典花瓶柱栏杆结合，岭南民居普遍采用西方的“百叶窗”式的透气窗。在“闽粤海洋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里不仅是中国海洋的重心，更是东亚海洋世界的枢纽，将闽粤沿海地区置于整个东亚甚至是世界的范围来解读，呈现出一个超越国家、民族、宗教的格局，加入地方社会族群等因素，从相对动态且更为广阔的视野去理解海洋史，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最后，特别感谢主办单位诸位老师的辛勤付出，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学习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结识众多良师益友，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希望研习营能够蒸蒸日上，让更多的青年能够参与和受益。